

恩格斯-特卡乔夫论战与马克思主义 社会跨越思想的历史出场^{*}

李桂峰¹, 蒋炳庆²

(1.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2. 昆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摘 要] 1874~1875 年间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和俄国民粹主义一次正面的碰撞。论战是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大背景下的产物。在论战中, 恩格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未来走势进行了公开阐释。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俄国的跨越思想, 为日后跨越思想的深入阐释做了铺垫,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跨越思想的历史出场。深入探讨论战与马克思主义跨越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 不但对于了解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本身, 而且对于更充分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思想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 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也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恩格斯-特卡乔夫论战; 马克思主义; 俄国民粹主义; 俄国农村公社; 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

[中图分类号] A81; D75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25) 04-0010-09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5.04.002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它只是欧洲众多“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中的一员。马克思主义的不断成长、壮大并被无产阶级乃至广大人民所认可和接受的过程, 往往伴随着对其他各类“社会主义”思想不足和错误的批评、批判乃至斗争。在当时欧洲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中, 俄国的民粹主义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俄国民粹主义是一种深受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在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村社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颇具俄国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如果从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算起, 俄国民粹主义几乎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在同一时期诞生和成长的。不仅如此, 俄国民粹主义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还曾经与马克思、恩格斯多有交集, 甚或不少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 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俄国问题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并将《资本论》等著作翻译成俄文, 引进到俄国国内, 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 在历史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有所交集和碰撞也就在所难免了。其间,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的第一次正面大交锋。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国内学界对于这场论战已经多有论述。其中, 高飞乐先生在《恩格斯与特卡乔夫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上的论战》一文中, 围绕“俄国的农村公社”“俄国的劳动组合”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等 3 个问题对论战进行了阐述。^①周凡教授在其《在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系列文章中, 依据所能得到的中外文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 用生动有趣的叙事方式, 全面地梳理了这场论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及其进行过程中的诸多细节”。^②马龙闪研究员在其文章中利用中文和俄文材料, 围绕论战的缘起、论战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和历史意义等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③张静利用中文和俄文文献, 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恩格斯与特卡

^{*} **[作者简介]** 李桂峰, 男, 山东安丘人, 广西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蒋炳庆, 男, 山东安丘人, 昆明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基金项目]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列宁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研究及现实启示”(YCBZ2023072)。

① 高飞乐.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在俄国发展问题上的论战 [J]. 理论学习月刊, 1992, (3): 10-15.

② 周凡. 在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 对恩格斯与特卡乔夫论战的反思 (上) [J]. 学术研究, 2015, (4): 18-27; 周凡. 在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 对恩格斯与特卡乔夫论战的反思 (中) [J]. 学术研究, 2015, (5): 17-27; 周凡. 在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 对恩格斯与特卡乔夫论战的反思 (下) [J]. 学术研究, 2015, (6): 1-11.

③ 马龙闪.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之间的论战: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21, (3): 66-74.

乔夫之间关于俄国革命道路论战的背景、内容和历史意义。^①此外,李述森和董雪的文章对于这场论战的缘起、内容和意义也有所论及。^②耿仁杰立足于恩格斯对俄国民粹派批判的视角对这场论战也进行了阐释。^③应该说,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让我们能够从缘起、过程和影响等多方面全景式地认识这场论战,并为探索新的研究视角提供了重要参考。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文本,就这场论战与马克思主义跨越理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阐释,以之对那些力图在跨越论问题上制造马恩对立的观点做出回应,以求教于方家。

一、恩格斯-特卡乔夫论战的缘起与《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诞生

1874年,马克思56岁,恩格斯54岁,他们因为创建了科学社会主义而被西欧乃至世界的众多革命者和工人视为导师。这一年,31岁的特卡乔夫在西欧则是一名刚刚流亡而来的没有多少人熟识的年轻人。年龄和地位的巨大差异本来会使恩格斯与特卡乔夫两人很难有交集,更别说发生一场论战了。不过,历史的真实却是恩格斯和特卡乔夫因“巴枯宁主义”有了联系,并最终陷入了论战。这样,要真正理解恩格斯与特卡乔夫论战的缘由,就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的背景下,到拉甫罗夫在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中的立场、拉甫罗夫与特卡乔夫间的争论,以及恩格斯对拉甫罗夫-特卡乔夫之争的认识等问题的历史联系中去寻找。正是以上诸多事件的联系,最终引发了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也导致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的撰写和发表,以及首次阐发了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思想。

(一) 拉甫罗夫对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的态度与《流亡者文献(三)》的发表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是巴枯宁及其支持者在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简称“国际”)内部搞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必然结果。鉴于巴枯宁分子不断在“国际”内部搞分裂,1872年9月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将巴枯宁及其支持者除名。为充分论证开除巴枯宁等人的正当性,在马克思的帮助下,恩格斯和拉法格完成并出版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揭露巴枯宁分子在“国际”内的分裂活动和其他的恶劣行径。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中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却引起了一些流亡在西欧的俄国人不满,其中就有拉甫罗夫。拉甫罗夫是俄国民粹主义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因同情进步分子于1866年被沙皇政府逮捕,1870年逃离俄国到达巴黎。巴黎公社时期,拉甫罗夫积极参与公社活动,并作为代表受委派到国外争取援助,也就是在那时候他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后,拉甫罗夫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俄国朋友中的重要一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俄国朋友还有洛帕廷、丹尼尔逊等人)。但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拉甫罗夫对于他们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颇有异议。特别是拉甫罗夫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感到不满,认为其中涉及的一些事情都是“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来的”,其“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没有疑问的”。^④1874年3月,在伦敦发表的俄文评论性杂志《前进!》(第2卷)中,拉甫罗夫公开对“国际”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表示不满。在拉甫罗夫看来,革命者应当团结一致,不应该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分歧。对于拉甫罗夫的行为,马克思恩格斯自然不能置之不理。但鉴于拉甫罗夫身份和他们之间的朋友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不能直接与之展开论战并与之批评。而拉甫罗夫与特卡乔夫之间的论战则给恩格斯阐述自己的立场提供了机会。

在俄国,特卡乔夫也是著名的革命者和民粹派成员。特卡乔夫曾因参加反对沙皇政府活动被逮捕,但由于其家庭多方奔走相救才免于长期监禁和流放西伯利亚。1873年12月,特卡乔夫从俄国流亡到瑞士。鉴于特卡乔夫在俄国的革命经历及其有相当的影响力,拉甫罗夫邀请其参加自己主办的《前进!》杂志。关于特卡乔夫加盟《前进!》杂志,拉甫罗夫还专门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及,称其为“著名著作家”,表示他的加入

① 张静. 特卡乔夫与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道路的论争: 1874~1894年,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J]. 2017, (6): 53-59.

② 李述森, 董雪.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民粹派的两次论战及启示 [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2): 36-44.

③ 耿仁杰. 恩格斯与俄国民粹派的思想交锋及其历史影响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23, (4): 18-32.

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68.

“加强了我们的队伍”。^①然而,好景不长,很快特卡乔夫就与拉甫罗夫在杂志的编写和经济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最为显著的是,1874年4月特卡乔夫出版名为《俄国革命宣传的任务》的小册子公然向拉甫罗夫宣战。在这一小册子中,特卡乔夫坦言渴望在《前进!》杂志的编辑工作和经济方面与拉甫罗夫平等地分享掌控权,因为他认为这样做会更好地为革命事业服务。面对特卡乔夫的挑战,一向劝诫他人要保持忍让的拉甫罗夫也不得不直接出面“迎战”。于是,拉甫罗夫于1874年5月写就并公开出版题为《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的小册子对特卡乔夫的挑衅进行回击。这种公开辩论和回应俄国流亡者中是常见的,它反映了当时他们在革命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差异,以及对于革命方向的争论。这就形成了拉甫罗夫与特卡乔夫的论战。在与特卡乔夫论战之际,拉甫罗夫曾经将自己写的批驳性的小册子寄给了马克思一份,^②很明显是希望得到马克思的支持。以此为契机,恩格斯创作并公开发表了《流亡者文献(三)》,一方面含蓄地批评了拉甫罗夫的“折中主义”,另一方面,又在这场争论中表示了对他的支持。

(二) 顺便提到的“某位特卡乔夫先生”与《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三)》是在1874年8月初至9月中下旬完成的,刊登于同年10月6日和8日的《人民国家报》第117号和118号。^③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顺便提及了“某位特卡乔夫先生”。然而,可能恩格斯未能预料到的是特卡乔夫竟然以发表《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④的形式将之拉入了一场论战。

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何要提及特卡乔夫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一是间接地向拉甫罗夫表明自己对其在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中的“折中主义”表示不满。在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中,拉甫罗夫呼吁要保持团结,可是面对特卡乔夫的挑战,他的忍耐力呢?他的所谓“团结”呢?在遇到挑战的时候,拉甫罗夫会起来论战,那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难道不是正当的吗?这一点我们从恩格斯的文章中能够明显地看得出来。二是通过提及特卡乔夫,用语言上的修辞,表示出对拉甫罗夫支持,防止将拉甫罗夫推向巴枯宁分子一边,同时以免进一步与拉甫罗夫的友谊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境地。拉甫罗夫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交往已久,恩格斯自然无意彻底斩断这一情谊。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恩格斯与同样是俄国民粹主义者的洛帕廷的通信中看得出来。恩格斯的文章发表后,洛帕廷在一封信中表示自己对文章很感兴趣,并承认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洛帕廷在信中也承认“文章的表达形式相当尖锐”,并指出恩格斯“严肃对待的那些人是我的朋友”。^⑤恩格斯在给洛帕廷的回信中表示,自己根本无意严肃地对待拉甫罗夫,并且“在尽可能地使之缓和”。^⑥恩格斯认为在细读了拉甫罗夫的小册子后,不再因为他以前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异常尖锐和毫无道理的言词而对他怀有任何怨恨”^⑦。恩格斯表示,只要拉甫罗夫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待所有这一切”,自己会“随时都愿意和他握手”。^⑧这一对话展现了恩格斯寻求和解的态度。随后,洛帕廷在给拉甫罗夫的信中引用了恩格斯的话,并在前面加上了“他要我相信,他已经尽力克制,而不想彻底利用这种情况(似乎应指的是拉甫罗夫与特卡乔夫的论战)”^⑨。很明显,拉甫罗夫了解恩格斯的“善意”,随后拉甫罗夫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恢复如初,并一直维系到马克思、恩格斯去世。

也就是这样,恩格斯在批评拉甫罗夫的文章中不但顺便提到了特卡乔夫,而且将他视为“幼稚的、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1.

② 周凡. 在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对恩格斯与特卡乔夫论战的反思(上)[J]. 学术研究,2015,(4):18-27.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72.

④ 张静. 彼·特卡乔夫致弗·恩格斯的公开信[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3):44-53.

⑤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29.

⑥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29-230.

⑦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30.

⑧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30.

⑨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786.

极不成熟的中学生”^①。他指出特卡乔夫“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一大堆巴枯宁主义者关于真正革命实质的已被重复过无数次的词句,来指责朋友彼得(拉甫罗夫)”^②。这表明恩格斯对特卡乔夫文章中的批评方式和使用的论据持有批评态度,认为他的论证缺乏成熟和深度,只是机械地重复了已经反复讨论过的观点。然而,恩格斯可能没有预料到的是,特卡乔夫竟然以公开信的形式向自己发起挑战。如果仅仅是对个人的攻击,恩格斯本来也许不会给予回应。然而,特卡乔夫在信中明显带有一种“巴枯宁主义”的气息,这迫使恩格斯不得不予以批驳。恩格斯与特卡乔夫间的论战也由此而来。此后,为了回击特卡乔夫,恩格斯在马克思的督促下先后写就并公开发表两篇《流亡者文献》来进行驳斥,并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提出了俄国的跨越思想。

二、恩格斯与特卡乔夫就相关问题的论战及跨越思想的提出

恩格斯和特卡乔夫的论战主要见于《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流亡者文献(四)》和《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流亡者文献(五)》)。在公开信中,特卡乔夫极力将自己描述为俄国民粹派的代表(这也是为何马克思恩格斯误将其视为巴枯宁分子的原因),用“我们”而不是“我”的语气阐述了自己的立场,指责恩格斯不了解俄国国情。而恩格斯则用《流亡者文献(四)》来对特卡乔夫对其个人的指责进行驳斥。同时,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从理论上对特卡乔夫乃至巴枯宁和赫尔岑等人所坚持的一些“村社社会主义”的重要观点进行批驳,并针对对于俄国民粹派所坚持的俄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进行了回应,提出了俄国的跨越思想。

(一) 特卡乔夫对自己立场与观点的阐释

特卡乔夫的长信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以列举“罪状”的形式阐释自己为何要发表给恩格斯的公开信;二是用相对于德国乃至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劣势和优势来证明俄国应该而且可以走一条自己特殊的道路。对于自己为何要发表给恩格斯的公开信,特卡乔夫列举的恩格斯的所谓“罪状”,其一不了解俄国的特殊国情,不认为俄国人应该有不同于西欧国家的斗争手段和该有自己特殊的革命纲领,不理解俄国的观点;其二是恩格斯以自己的“勇敢和无知”来损害“俄国革命流亡者的声誉”。基于这两点认识,特卡乔夫认为自己有责任通过公开信的形式帮助恩格斯消除“自己的无知”^③。随后,特卡乔夫用剩余的篇幅阐释了俄国为什么要走自己特殊的道路,以及如何走自己特殊的道路。

对于特卡乔夫来说,俄国某些地方的“劣势”并不必然让恩格斯产生俄国社会革命的胜利比西方“更加值得怀疑和更没有希望”^④的认识。而正是这些“劣势”才使得西欧国家的斗争手段不适于俄国。俄国的“劣势”具体表现为:其一,俄国不具备西方,特别是“德国所具备的那些为革命服务的斗争手段”^⑤。特卡乔夫指出,俄国没有出版自由,没有所谓的代表会议,也没有任何权利来将“胆小无知的劳动大众联合成一个组织良好和纪律严明的工人联盟”^⑥。对于俄国多数人来说,即使有出版自由也没有意义,因为“人民多数是文盲”。其二,“俄国人民是无知的”,并且习惯于“奴役和顺从”。其三,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党人数不多,这是明确的事实。

在特卡乔夫看来,相对于俄国的“劣势”,其也存在明显的“优势”,而正是这些“劣势”背后蕴含的“优势”使得俄国革命可以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其一,在俄国既不存在无产阶级,也不存在资产阶级的形势下,资本的权力“还处于萌芽状态”^⑦。这样,因为同沙皇专制国家之间“没有任何中间阶级”^⑧,人民只需要同政治权力作斗争即可。这里,特卡乔夫意在强调当时俄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性,其中资本主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1.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2.

③ 张静. 彼·特卡乔夫致弗·恩格斯的公开信[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3):44-53.

④ 张静. 彼·特卡乔夫致弗·恩格斯的公开信[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3):44-53.

⑤ 张静. 彼·特卡乔夫致弗·恩格斯的公开信[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3):44-53.

⑥ 张静. 彼·特卡乔夫致弗·恩格斯的公开信[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3):44-53.

⑦ 张静. 彼·特卡乔夫致弗·恩格斯的公开信[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3):44-53.

⑧ 张静. 彼·特卡乔夫致弗·恩格斯的公开信[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3):44-53.

义发展的程度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因而对于革命和社会变革的路径也有所不同。^①其二,虽然特卡乔夫承认俄国人民的无知,但认为由于绝大多数人民内心深处都怀抱着公有制原则的理念,所以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②。在特卡乔夫看来,俄国人虽然可能习惯于奴役和顺从,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接受自己的命运,而是不断地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抗议,是“本能的革命者”^③。其三,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人数虽然少,但他们信仰坚定,“除了社会主义理想之外”^④别无其他。不仅如此,同西方国家建立在一定经济利益基础上不一样,俄国人的国家是“悬在空中的”^⑤。基于以上“优势”的认识,特卡乔夫认为俄国能够较早实现社会革命,而自己既不是什么“幻想家”,也不是恩格斯所说的什么“幼稚的中学生”。^⑥

(二) 恩格斯对特卡乔夫立场和观点的批驳与跨越思想的提出

针对特卡乔夫信中的攻击和陈述,恩格斯完成了《流亡者文献(四)》和《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流亡者文献(五))。其中,《流亡者文献(四)》主要是驳斥特卡乔夫对恩格斯个人的指责,而《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则针对特卡乔夫所称道的革命的优势,也就是农村公社和劳动组合等方面,做到釜底抽薪,给予彻底驳斥。

在《流亡者文献(四)》中,针对特卡乔夫对自己的指责,恩格斯认为他把自己“没有说过的各种琐事加到我的头上”^⑦。在恩格斯看来,特卡乔夫不过是在自我抬高身价,他没有权利代表他所说的俄国年轻人,甚至他自认为是一个巴枯宁主义者,也不一定能够代表所有的巴枯宁主义者。恩格斯认为,自己在《流亡者文献(三)》只是提及特卡乔夫,与俄国的革命者无关。恩格斯否认自己曾经给俄国人“出主意”,认为这只是巴枯宁主义者一贯的伪造。至于特卡乔夫指责的恩格斯为沙皇政府“效劳”,恩格斯指出这是“不折不扣的巴枯宁主义者”特卡乔夫不能为所欲为,才把各种骂名加到别人身上。随之,恩格斯用特卡乔夫自己的所作所为证明他就是“幼稚和不成熟”。

与《流亡者文献(四)》主要是驳斥特卡乔夫对自己人身的指责不同,《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则意在“釜底抽薪”,对特卡乔夫俄国“优势”进行全面解读,以之驳斥其思想的不现实性。其一,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明确指出社会革命的条件。恩格斯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变革,既需要实现变革的无产阶级,也需要有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资产阶级。同时,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消灭阶级差别,而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能到达所需的高度。恩格斯将资产阶级的存在和无产阶级存在一样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⑧。在恩格斯看来,要是有什么人不这样认为,那他就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⑨了。其二,用事实驳斥特卡乔夫所持的“悬在空中的国家”的说辞。恩格斯通过贵族和农民占有土地比例、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的悲惨状况、国家保护下俄国大工业的发展和大商人的存在,以及官僚群体的存在,都证明“悬在口中的”不是俄国,而是特卡乔夫自己。其三,客观分析俄国劳动组合形式,驳斥特卡乔夫等人对其作用的过度夸大。恩格斯认为,俄国的劳动组合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不发达的合作形式”^⑩。恩格斯认为,尽管劳动组合在俄国占有优势,也显示出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还不足以证明他们单靠这种愿望就能直接实现从这一组织形式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其四,特卡乔夫所钟情的土地公社所有制并不是俄罗斯所特有的。同时,在恩

① 周凡. 在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 对恩格斯与特卡乔夫论战的反思(上) [J]. 学术研究, 2015, (4): 18-27.

② 张静. 彼·特卡乔夫致弗·恩格斯的公开信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4, (3): 44-53.

③ 张静. 彼·特卡乔夫致弗·恩格斯的公开信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4, (3): 44-53.

④ 张静. 彼·特卡乔夫致弗·恩格斯的公开信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4, (3): 44-53.

⑤ 张静. 彼·特卡乔夫致弗·恩格斯的公开信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4, (3): 44-53.

⑥ 张静. 彼·特卡乔夫致弗·恩格斯的公开信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4, (3): 44-53.

⑦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77.

⑧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90.

⑨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90.

⑩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95.

格斯看来“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①。其五,辩证分析俄国革命的可能性。恩格斯认为,“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②。不过,恩格斯并不认为特卡乔夫所说的个别的农民零星起义会触动沙皇统治,因为农民并不是所谓的“本能的革命者”,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

但是,在批驳特卡乔夫为代表的民粹派的“空想性”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识到民粹派所坚持的一个重要立场就是俄国能够走一条不同于西欧的发展道路,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对于这一点,具体的表现就是民粹派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如果说,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按照他们19世纪70年代前对东方国家的认知,俄国的农村公社就只有解体一种命运,而俄国必将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但随着19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马克思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俄国问题研究,并从俄国民粹派成员丹尼尔逊等人那里获得了更多的文献资料,自学俄语进行研读后,他的看法有了一定的变化。这一看法自然也反映在了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有研究成果在跨越思想上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其中《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被当作两人立场和观点对立的证据。事实是,正如苏联学者所论证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交换意见和共同研究的结果”^③。故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并未完全否认俄国“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④。但这种情况的发生需要“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⑤。恩格斯认为,“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⑥也就是在这里,虽然没有呈现“跨越”一词,《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却首次提出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跨越思想。

三、跨越思想的奠基与马克思主义跨越思想的历史出场

学界一般认为,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明确提出了“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⑦的思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跨越思想。然而,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没有采用“不通过”或者“跨越”等词汇,也未出现“卡夫丁峡谷”这一词汇,实质上论战中诞生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已经在事实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跨越思想。《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初次勾勒出了跨越思想的轮廓,为日后马克思、恩格斯更全面和深入地阐释跨越思想做了很好的铺垫。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跨越思想的阐述在可能性和条件性上,都基本上是按照《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的设想来展开的。正是在此基础上,通过论战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跨越思想的不断阐释,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跨越思想能够以较为完整的姿态实现历史性出场。

(一) 马克思对跨越思想的深入阐释

正如我们上面提及的,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了俄国农村公社前景和俄国革命道路探索上。马克思这一转向,一方面是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写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俄国革命在欧洲革命中重要地位的认知。自巴黎公社后,欧洲革命一度较为沉寂,马克思将希望寄托于俄国,希望这一欧洲反动中心能够发生革命,进而推动欧洲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俄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98.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01.

③ 周凡. 在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对恩格斯与特卡乔夫论战的反思(下)[J]. 学术研究,2015,(6):1-11.

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98-399.

⑤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99.

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99.

⑦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8.

国本身社会发展落后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个外文版却是俄文版。这表明俄国对指导自我革命理论的期盼。而《资本论》的出版和流传确实也引起了俄国国内关于自身发展道路的思考。这时马克思、恩格斯又与不少俄国流亡者多有交往,甚或成为很好的朋友。包括丹尼尔逊等人,都期望马克思、恩格斯能否对俄国社会发展和革命道路提出建议。这些都促使马克思、恩格斯不能不关注俄国问题。在恩格斯和特卡乔夫论战前,马克思已经就俄国社会状况、未来发展道路等的探索搜集了大量资料,也进行了初步探索,而《俄国社会问题》可以说就是这一探索的初步结论。不过,这个时候,对于俄国公社未来前景和俄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还处于初级阶段。而论战中特卡乔夫对恩格斯不了解俄国国情的指责,以及对俄国特殊国情的分析和特殊革命道路的期盼则推动马克思进一步思考。马克思不是故步自封的人,通过论战他也在不断反思。

所以,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针对俄国民粹派成员米海洛夫斯基对自己的误解,认为不能将自己对赫尔岑“批评性的插话”^①作为理解对俄国人探索不同于西欧发展道路尝试的看的依据。马克思还表明自己通过自学俄语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②这进一步深化了对俄国农村公社前景和俄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是马克思个人第一次提出“跨越思想”^③。

随后,在1881年为答复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马克思更全面地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和俄国未来社会发展道路走向进行了分析,也就是更全面地阐释了跨越思想。马克思认为,自己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阐释只是限定在西欧国家,其中的阐释“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④。但是,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因为是处在与资本主义共存的时代,而且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着危机,兼且农村公社本身所具有的“二重性”,以及其所内含的一些有利因素,使得其有可能不必然走向解体。只要俄国发生革命,推翻沙皇专制政府,去除危及农村公社的各种“破坏性影响”^⑤,使之拥有正常发展的条件,它将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⑥。这更全面解读了俄国农村公社实现跨越的可能及其条件。不过,这时对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条件,马克思还仅仅是谈及“需要俄国革命”。

1882年,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一起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更明晰地阐述了俄国农村公社跨越的可能及其条件。面对俄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俄国农村公社“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⑦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出了当时“唯一可能的答复”,即“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⑧

虽然马克思因为于1883年去世未能更深入地对俄国农村公社和俄国社会未来发展走向进行更深入的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3.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4.

③ 赵家祥. 阅读原著,澄清误解,继往开来[J]. 学术月刊,2003,(1):5-8.

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0.

⑤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0.

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0.

⑦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79.

⑧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79.

探索,但其在生前已经比较明确地阐述了跨越思想。

(二) 恩格斯对跨越思想的完善与深化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一段时间里没有过多地关注俄国问题和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客观上来说,恩格斯专注于马克思生前没有完成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整理与出版工作,耗费很大精力,很难分神;另一方面,从主观上说,在俄国的社会形势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没有时间和精力掌握最新的和最充分的文献,恩格斯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发表意见。但是,随着与丹尼尔逊以及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等人的交往,恩格斯获得了更多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材料,也对俄国自由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有了更深的了解,他也逐步在不同的场合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阐释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恩格斯根据历史环境的变化,完善和深化了他和马克思两人共同阐述过的跨越思想。

马克思去世后,在俄国跨越问题上,恩格斯是遵守了两人共同的思想路线的。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转译了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以之作为这一德文版序言的组成部分。其中,自然也包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共同阐释的俄国农村公社跨越的可能性及其条件。^①这足以说明恩格斯对马克思所阐释的跨越思想的传承。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国资本主义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俄国农村公社面临的解体危险更甚,恩格斯对于其未来的前景的看法更趋向于现实。而此时,在19世纪70~80年代盛极一时的俄国革命民粹派逐步被自由民粹派所取代,但自由民粹派依然对俄国农村公社抱有极大的期望,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它只是俄国沙皇政府政策推动所致。其中,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朋友、《资本论》的翻译者丹尼尔逊就是典型的代表。马克思在世之前,丹尼尔逊经常与之保持通信,他不但向马克思提供大量俄国社会发展资料,而且就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不断交换意见,对于推动马克思充分认识俄国起到了相当作用。在马克思去世后,丹尼尔逊将通信对象迅速转向了恩格斯。丹尼尔逊在给恩格斯的通信延续了以往与马克思通信的风格,不仅涉及《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俄文翻译和出版问题,还给恩格斯邮寄俄文材料,以及就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争论发表自己的看法。此时的丹尼尔逊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能辩证地认识,大谈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对农村公社和农民的危害及其带来的灾难,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没有出路。对于丹尼尔逊的坚持,恩格斯根据新近的观察和对占有材料的分析,以及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等人的交往,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面前,奉劝他有可能“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到会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②。

但是,恩格斯并没有“悲观”到放弃他与马克思共同提出的跨越思想,而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使之更加完善和深化。这具体体现在1894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去世前对俄国问题进行全面阐述的最重要的著述。在文章中,恩格斯“联系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进行了阐述和分析”^③。在对新情况的阐释中,虽然恩格斯认为自己“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致在一定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同西欧的转变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④。但坚持认为“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⑤因为这一革命不仅会把农民从农村隔绝状态下解放出来,将他们“引上一个大舞台”^⑥,而且“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389.

②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 598.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717.

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320.

⑤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320.

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320-321.

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①。当西欧各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时候,他们不但能够为俄国,而且也为“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②提供支持 and 示范,使得他们“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③。

这样,在新的形势下,恩格斯完成了对其与马克思共同提出的跨越思想的完善和深化,不仅坚持了落后国家跨越的可能,还更加明确地阐释了跨越的条件。也就是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提出的跨越思想得以更完整和丰富的姿态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出场。

四、结 语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④。从论战和马克思主义跨越思想的历史出场我们可以感悟到,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在认识问题之际,都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出发,反对一切的空想,立足于现实,坚决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特卡乔夫的论战中,恩格斯把问题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认识和分析,既没有脱离实际,也没有教条地对待一切问题,更没有试图用一把“万能钥匙”解决所有问题,所以能够提出跨越思想。而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更深入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跨越思想。所有这些,内在的要求我们在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不能不顾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客观状况空谈理论,更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生搬硬套于现实。当今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向我们提出了大量需要解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要求我们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⑤,这才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葆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并发挥引领时代的伟大作用。

Engels-Tkachev Controversy and the Historical Emergence of Marxist Social Crossing Thought

LI Guifeng¹, JIANG Bingqing²

(1.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China 541004;

2. School of Marxism,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214)

Abstract: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Engels and Tkachev between 1874 and 1875 was a direct collision between Marxism and Russian populism. The controversy was a product of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Bakunism by Marx and Engels. In the Controversy, Engels publicly explained the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ssian rural commune and the future trend of Russia's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On the Social Question in Russia*, Engels first proposed the idea of Russia's Crossing,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the in-depth elaboration of this idea and promoting the historical emergence of the Marxist Crossing social thought. A thorough exploration of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ebate and the Marxist Crossing thought is not only significant for understanding this import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itself but also for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Marx and Engels' Crossing though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ur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Marxism.

Key words: Controversy between Engels and Tkachev; Marxism; Russian populism; Russian rural commune; Crossing the “Kavdin Canyon” Thought

(责任编辑:杨谨瑜)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321.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313.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313.

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二十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84.

⑤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81.